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九至

六十二

詳校官檢討

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中允

臣

黃良棟

膳錄監生

臣

徐元秀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九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六年秋七月壬午監察御史唐詢言近者京師雨
雹地震北陰盛陽微外國侵侮中國之象今朝廷以西
北講和浸弛二邊之備臣嘗默以為憂願下聖詔申飭
守邊之臣其於兵防敢有慢墮者以軍法論從之

甲申賜越州進士貝元眉州進士孫詔粟帛並以本路轉運使言鄉里推其孝行也 三司使王拱辰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遂倍之兵在精不在衆冗數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計而事實在外請諸道帥臣并任其責

乙酉詔判大名府夏竦知并州鄭戩知永興軍程琳並兼本路計置糧草事從拱辰之言也 遣主客員外郎

宋選往河東殿中丞陳榮古往河北路收糴軍儲

選從孫

詔如聞百姓抵輕罪而長吏擅刺隸他州朕甚憫焉
自今非得於法外從事者毋輒刺隸罪人 賜廣南東
路戍兵特支錢

丁亥參知政事宋庠上所撰紀年通譜庠取十七代史
并百家雜說凡正偽年號括為一書詔送史館

庚寅河東經略司言大雨壞忻代等州城壁 供備庫
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李璋為西上閤門副使

壬辰詔諸路指揮使三班使臣殿侍及散直并減三分

之一其係軍校者罷歸本指揮

乙未施州寧遠寨主西頭供奉官田居用為東頭供奉官仍賜銀五十兩時益州進士王臯避罪竄嶧峒居用以所服銀帶遣峒人田承昌誘而獲之

丙申右正言知制誥知吉州余靖為將作少監分司南京許居韶州初靖為諫官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因與知諫院錢明逸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笞明逸即劾奏靖不宜在近侍靖

聞之不自安求侍養去會朝廷下廣州按得其實靖初
名希古舉進士未得解曲江主簿善遇之知韶州者疾
主簿据其罪無所得唯得與靖接坐主簿既以違勅停
任而靖受笞後乃更名取解它州及第案牘具在故有
是命

靖受笞緣由據
司馬光記聞

己亥河北緣邊安撫使乞降北界誓書一本以備報應
邊事從之

辛丑洪福禪院火即詔以院之莊產邸店並賜章懿

皇太后家

壬寅上謂宰臣曰前日除李用和子璋為閤門副使今次子珣求為通事舍人朕以諭之曰朝廷爵賞所與天下共也儻戚里之家兄弟遷補如已所欲朕何以待諸勲舊乎賈昌朝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澤今陛下能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至公抑亦保全外戚之福也

明年四月乙丑內殿承制閤門祇候李珣為通事舍人

癸卯馬軍副都指揮使遂州觀察使許懷德為安靜軍

留後言事官上章論奏者相繼御史中丞張方平言懷德除命誠出非次緣懷德自在邊城為將領素乏勞効比諸儕輩尤無材譽去歲自防禦使改觀察使自殿前都虞候遷馬軍副都指揮使今者妄援體例僥倖陳乞隲紊軍制干撓朝章又聞殿前副都指揮使李昭亮詣兩府敘陳頗駭物聽帥臣失和事體非便規萌杜漸盍有所處仍知續有傳宣應三路邊臣功重賞輕者令開坐聞奏自有事於西鄙覆軍殺將者數矣朝廷未嘗行

法正刑一切容貸姑息而已其論功行賞有濫無遺由此觀之則邊臣功重賞輕者莫之有也此命一下人人延首以待賞徧賞則無名偏賞則徒召怨而衆不服此因一懷德之濫遭更推而及於衆也若朝廷修明紀律振舉憲章其許懷德伏乞奪軍職付環衛或除一郡則內外不戒自肅而軍政立矣或朝廷以成命新行疑於追奪則其績傳宣命乞寢不行猶庶幾防遏其濫先是監察御史包拯言近降條貫應係臣僚上殿不得陳

乞恩澤並令閤門告報如違仰御史臺彈奏者竊見臣僚殊不遵稟例以奏覆公事為名因而僥求者多矣昨兵部郎中馬絳差知越州因上殿敘述乞改官續又羣牧判官呂昌齡自河北牧馬回上殿亦乞省府差遣雖各有臺諫官論列然並免勘罰致今來馬軍副都指揮使許懷德上殿乞轉觀察留後緣懷德近授觀察使累任別無顯效而不顧邦憲冒瀆聖聽人之寡廉一至於欲望特賜取勘施行仍乞今後但是臣僚因奏陳乞

思澤者或有彈奏並乞依條勘劾重行朝典庶使僥妄之輩稍知警懼拯言既不從懷德遂遷留後方平又言之訖不從也

五年閏五月懷德初除觀察使

乙巳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言與廊延經略使沈邈已減罷官負使臣四十四人

九月庚寅所書可參考

丙午降堂後官贊善大夫張用和為大理寺丞監潭州糧料院用和嘗以事干慈孝寺主僧文旦不從會詔諸佛寺有祖宗神御者遇乾元節益賜紫方袍而用和獨

不以慈孝載敕中故貶之

真宗賢妃法正悟真大師杜氏卒八月戊申朔贈貴妃
太常禮院言准令為內命婦二品以上一舉哀而止今
貴妃雖一品又緣入道難用貴妃禮詔罷輟朝舉哀以
明真大師朱賢妃例用一品儀仗葬之

已未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琦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六
宅使嘉州刺史錢晦副之右司諫知制誥錢明逸為契
丹生辰使內園副使閤門通事舍人楊宗說副之戶部

判官侍御史王平為契丹國母正旦使左班殿直閣門
祇候王道恭副之金部郎中判三司勾院許宗壽為契
丹正旦使內殿承制夏元吉副之 詔臣僚子孫特廢
無賴嘗被真刑者如再犯私罪更毋得以贖論時邵武
軍言故祕書監致仕龔曙之孫屢犯屠牛法當以廢免
上特命加真刑而更著此條 又詔河東陝西經略司
應在邊兵官及指使使臣累有戰功者具出身及逐次
因勞遷官歷任有無贓私罪送樞密院以備選使

壬戌詔陝西河東經略司西人雖納款稱臣然元昊之心詭譎難信恐諸路乘罷兵之後漸弛邊備其益務練士卒完城壁常若寇至有不如詔者亟以名聞

癸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彥遠及武舉人彥遠策入第四等擢祠部員外郎知潤州武舉授三班奉職者兩人借職者十七人補三班差使殿侍者二十四人彥遠易之子明逸之兄也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彥遠至潤

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田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員數千里雖往日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者以為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定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欽天之戒增修德業則宗廟社稷之福也古者外國言語衣服與中國不同其來也不過驅老弱掠畜產而已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用之往時元昊內

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綠邊長吏不復
銓擇高冠大裙耻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利入塞豈
特元昊之比邪湖廣蠻獠劫掠生民調發貲歛軍須百
出三年於今未聞尺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
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則天下幸甚 賜宰臣賈昌朝
等并從官御飛白書人一幅

庚午詔自今翰林醫官院犯事並依七品例以贖論
癸酉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吳育為樞密副使樞密副

使工部侍郎丁度參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因與度易位度為樞密副使在龐籍後籍女嫁參知政事宋庠之子庠固言於上以親嫌不可共事故越次用度始昌朝與育爭上欲俱罷二人御史中丞張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平助已當以方平代育方平怒叱遣之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世皆以

方平寔為昌朝地也

此據方平墓誌及本傳然誌謂育卒罷而高若訥代之蓋此年三月

事非此時也又若訥代育寔為樞副非參政墓誌似委曲為方平諱今不取

甲戌監察御史唐詢為工部郎中直史館知湖州竟以宰相親嫌罷也

乙亥太平興國寺重修太祖神御開先殿成上飛白書榜迎天章閣神御奉安命宰相賈昌朝為禮儀使

九月戊寅朔改新知邢州郭承祐知相州知諫院錢明逸言承祐昔嘗知邢州而為百姓所納今復命之則州

人無以自安故易之

知并州鄭戩言麟府二州有並

塞閒田可招弓箭手一二萬人計口給田以為疆場之防從之

庚寅戶部副使工部郎中夏安期為天章閣待制陝西

都轉運使安期與諸路經略安撫司議捐邊費凡奏省

吏員及汰邊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

八月乙巳所書可參考

時

數有災異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梅摯引洪範

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羣吏如歲兼四時有不順

則省其職今日食於春地震於夏雨水於秋一歲而變
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告戒也伊洛
暴漲漂廬舍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埽
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責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祐陰
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盛德日起矣又言權陝西轉運
使張堯佐非才由宮掖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省資
政殿學士負召待制官月議政復百官轉對上謂大臣
梅摯言事有體以為戶部副使

本傳以摯言災異為摯
任殿中侍御史時蓋誤

也按災異皆今年事今因摯遣官附見張堯佐權陝西漕是月即真摯言亦必在是月惟奏減資政殿學士員請召待制議政及百官轉對恐別有月日當考

辛卯知青州葉清臣言登州地震不止請增屯禁軍以防兵寇之變從之

夏國主言先以兵馬收獲承平川一帶境土既分賞得功將校今邊臣故有所爭未協累年之議甲午遣刑部員外郎張子奭與夏國所遣人面議仍以詔諭夏國主壬寅以延州高平新修堡為安塞堡

甲辰登州言有巨木浮海而出者三千餘條

乙巳戶部判官祠部郎中崔嶧為荆湖南路體量安撫
時蠻獠未平特命嶧往議討除招安之策

嶧長安人

詔入

內殿頭李繼和為擘劃券馬等勞績於轉官年限內與
減四年仍不理入仕及三十年自今有酬獎勞績並依

此

此據會要九月事無其日

冬十月丁未朔詔比遣張子奭往延州與夏國議疆事
其豐州地當全屬漢界或所議未協聽以橫陽河外嚮

所侵耕四十里為禁地若猶固執即以橫陽河為界初
夏國既獻鄂尚縑烏伊特恰布等九寨又納豐州故地欲
以牟尼拉等處為界下河東經略使鄭戩而戩言牟尼
拉等處並在豐州南深入府州之腹若如其議則麟府
二州勢難以守直宜以橫陽河為界上乃以戩所上地
圖付子奭往議之

壬戌詔黃河諸埽官吏如經大水抹岸歲滿並與遠地
官 湖南轉運使周沆言指使卒景賢招降道州蠻黨

五十六戶二百五十九人詔其首領以次補授職名仍令所部常拊存之

癸亥賜湖南討蠻獠軍士特支錢

甲子詔三司比舉選人監在京新城門如聞所舉者多權富干請無益於事其罷之 賜延州保安軍等處屯駐駐泊巡檢軍士特支錢

辛未知桂陽監宋守信言獠賊唐和嘯聚千餘衆為盜五六年卒不能克者朝廷不許窮討故也今衡州監酒

黃士元頗諳溪峒事願得敗戰士千引路土兵二百優給金帛使之逐捕必得然後已并令本路鈐轄元贊等合力以進彼既勢窮必將款附詔如其策於是大發兵討之

壬申詔知廣州魏瓘與本路轉運使專提舉捕討蠻徭若中覆不及者聽便宜從事

甲戌上謂輔臣曰山東連歲地震又有巨木浮海而出宜防未然之變其下登州嚴飭武備仍具所蓄兵械名

數以聞 御史中丞張方平言臣伏見諸路地震自荆
湖川峽山東河北河東陝西至於嶺表相繼未止比者
忻州地震於後兵難及今適定此際登萊山崖摧圯災
異所示恐不徒然歷考前志之言蓋地主陰陰者臣道
也民也四裔也推之今事凡任內外之重即無權強之
臣則今事之可憂者外備四裔而內撫民爾西北二敵
朝廷以為大患故於守備素為用心至於湖湘之間蠻
徭作梗一方塗炭七年未解近日衝突稍及嶺外如或

不即平殄事亦不可輕忽而又海南交趾氣炎漸張路接邕容頗連溪峒南方之事理須經略昔唐室之盛屢有中原之難蕃戎再入京城而王室尋復寧定至懿宗時安南都護李琢失於撫禦蠻寇侵擾遂致用兵度支困於饋食方鎮疲於戍因而有徐州龐勛倒戈之變天下緣此以致危亂則知事常起於細微禍常成於所忽也至於京東西兩路中國根幹畿甸屏蔽緩急所資常須安靜以鎮天下然每患寇賊淵藪其中所幸歲得

豐穰必不大至連結若因之以邊警加之以饑饉法不勝於姦宄亂必始於鄉閭何以言之自慶歷初遣朝臣分往京東西等路招刺強壯弓手充宣毅軍俄又聽其傭人自代於時臣知諫院固爭此事朝議已行不為停罷今民力所以大困國用所以一空盖由此一舉之失也其諸州宣毅悉聚游惰不逞之民非有材力技勇之所選也緣光化軍軍賊竊發朝廷條約失體姑息過當如養驕子轉生怨懟臣比在審刑諸州奏到宣毅兵士

文案無日不有大則謀欲殺官吏劫倉庫小則謀欲劫民戶入山林多至三五十少亦一二十數以告賞之利重故有謀輒被告發間雖聞習乃同兒戲無益軍國坐竭官私不征不役居惟念亂儻乘釁隙必有響應之勢此其亂階一也初點定強壯已屢經教閱槍刀弓弩各嘗習學及後招刺之時既傭人充代而其強壯本身並有身力例各不紹農業遂樂惰游攪擾里閭侵凌細弱趨坑冶以逐末販茶鹽而冒禁儻緣凶歎扇惑流民結

為賊盜必先此類唐之巢讓由此起者此其亂階二也
又京東西之民多信妖術凡小村落輒立神祠蚩蚩之
氓惑於禍福往往奔湊相從聚散遞相蔽匿官不得知
惟知畏神不復憚法寔使滋蔓恐益成俗漢中平元年
黃巾賊天下同日起凡三十六萬衆各有部率由積妖
而成也晉盧循輩乃歷代常有之事此其亂階三也所
謂地震之異儻在民與四裔此其最可慮哉潭州劉夔
清素士也恐非應務之才邕桂長吏尤宜推擇才略宣

殺冗兵漸謀淘汰之術民之先在強壯籍者其干法冒
禁謂須別立峻防頗聞民間猶多當時教閱兵仗亦合
嚴降約束收納入官村落神堂令在所毀拆密加察捕
民之習妖者此亦思患豫防之大略伏冀採納施行

詔磨勘選人歷任內曾失入死罪未決者候再任舉主
應格聽引見其已決者三次乃計之若失入二人以上
者雖得旨改官仍與次等京官

會要六年
十月事

十一月丁丑朔詔天下自設其無公使錢處自今以係

省錢給之

已卯遣著作佐郎楚建中往延州同議夏國封界事張

子頤道病故也

建中時管勾廊延經略司機宜文字與夏人揚守素議地界有衆暴至二輕騎

疾前引滿向建中建中披腹使針曰吾不憚死懼禍西國衆服其量此據泰陵錄附傳當考

壬午責廊延蕃官洛苑副使劉化基為太子右內率府

副率京西監當初化基掠蕃部威布等婦女羊馬又以

官鈔易馬與蕃部收息錢二百九十九千法當死為其

嘗有戰功特貸之

癸未廣東轉運司言湖南猺賊千餘人寇英韶州界朝廷既用宋守信策大發兵討猺賊賊遁入郴州黃莽山由趙峒轉入英韶州界依山自保時出抄掠

乙酉詔知青州葉清臣經制瀕海州郡當備禦兵寇之事以聞

丁亥上謂輔臣曰猺賊侵擾州縣官兵多暴露之苦其密諭主將務加安卹

戊子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王拱辰為侍

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亳州從拱辰所請也翌日內降指揮留拱辰侍經筵而中書執奏不行拱辰因請改知鄭州從之侍御史賈漸監察御史何郊等劾拱辰營

求內降乞正其罪不報

拱辰自三司使出知亳州及中書執奏史皆不詳至和二年七

月趙抃劾拱辰舊掌記司以舉豪民鄭旭得罪被絀當考改知鄭州乃十二月己酉今并書何郊奏議云侍御史賈漸已曾

論列今附見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河北鹽務在滄濱二州滄州務三濱

州務四歲課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給一路舊并給京

東之淄青齊三州淄青齊通商乃不復給自開寶以來
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筭歲為額錢十五萬緡上封
者嘗請禁榷以收遺利余靖時為諫官亟言前歲事宜
以來河北之民棟點義勇強壯及諸色科率數年之間
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之地陷於敵中幾百年而民忘
南顧之心者敵國之法大率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
故也昔者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
止令收稅今若一旦榷絕價必騰踊民苟懷怨悔將何

及伏緣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鰥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鹽價若高犯法必衆邊民怨望非國之福伏乞且令仍舊通商無輒添長鹽

價以鼓民怨其議遂寢

河北初議權鹽實錄不載余靖諫章獨存此奏及王拱辰奏立

權法時靖絀責久矣蓋先有建此議者靖論其不可故罷既而拱辰使三司復議舉行又為河北漕臣所沮而河北漕臣乃別議增筭拱辰更立權法未下而張方平亟奏罷之實錄國史並疎畧今參取靖諫草及食貨志并方平墓誌修入及拱辰為三司使

拱辰是年正月戊子以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

三司使

復諫議悉權二州鹽下其議於本路都轉運使魚

周詢亦以為不可

本志以為都轉運使夏竦誤也竦五年八月判并州六年二月改大名拱

辰十一月戊子罷三司使出知亳州張方平代之方拱辰在三司時疎無緣為都轉運使據何鄭奏議為都轉

運使者乃周詢也王巖叟元祐初奏議亦誤以魚周詢為夏竦且言商人販鹽與所過

州縣吏交通為弊所筭十無二三請敕州縣以十分筭

之聽商人至所鬻州縣併輸筭錢歲可得緡錢七十餘

萬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

三司更立權法而未下也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

何也上曰始議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

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尚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敵鹽益售是為我歛怨而使敵獲福也敵鹽滋多非用兵不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司出也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

上恩且刻詔書北京其後父老過詔書下必稽首流涕
食貨志云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民預食貴鹽豈朕
意哉下詔不許若不許三司之請則不須下詔今既下
詔蓋已立法而未行葢誌當得其寔今從之食貨志不
載方平事蓋疎略也熙寧八年六月章惇又議推鹽

監察御史何郯亦言臣伏見河北諸州所產鹽貨自
太祖開寶年降詔罷禁通商止令收稅於今多年民享
其利昨聞臣僚畫欲權買滄濱鹽入官召商旅入中
邊上糧草筭請且欲權滄濱鹽即須禁止諸州小鹽不
禁則侵官中課利若禁則十數州軍從此民必受弊何

者河北一路除滄濱出鹽外其深冀邢洛等十數州地
多鹹鹵不可耕殖民唯以煮小鹽為業衣食稅賦皆出
於此若果禁斷一旦窮民失業散而為盜則所虞非細
近因朝廷指揮下本路都轉運司相度事雖未行民心
已甚疑惑況本路諸色鹽官中久來各已定起稅額每
年所入課利數亦不少今雖改用權法或商旅未信不
來筭請所得年課未必增多兼聞都轉運使魚周詢已
具條利害論列亦謂權法不可行而止乞增稅臣竊謂

此舉於河北事體利害最大其臣僚所請權鹽且乞停
罷如朝廷已議定不行猶恐彼處民或未知亦乞指揮
下本路諸州軍告諭人民以朝廷今來並用舊法不復
行禁榷之意使一方之人各安生業

癸巳以講詩徹宴近臣宗室及講讀官於崇政殿

辛丑獵於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
千為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上
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傍居民或畜狐

兔兒雉驅入場中上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
專務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
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且歎其衣食麤糲而能享
壽人加慰勞還次近郊遣衛士更奏技駕前兩兩相當
掉鞅挾槊以決勝負又謂輔臣曰此亦可觀士之才勇
也免所過民田在園內租稅一年時交趾李德政適
遣使祕書丞杜文蔚等獻馴象未見上特召預觀賜紫
袍塗金帶

十二月丙午朔遣官祈雪

己酉詔保安軍鎮戎軍榷場歲各市馬二千匹博買羊一萬口

壬子雪 詔京東路知州通判兵官並如三路州軍選差人

丙辰命入內押班張惟吉等修南京鴻慶宮三聖御容殿

己未詔三元節夏至臘日自今並休務

庚申詔伎術人自今毋得任畿內兵馬都監監押

丙寅安化州蠻蒙光速等來貢方物

辛未契丹國母遣懷化軍節度使耶律洞崇祿卿石右

契丹遣昭德軍留後耶律宜少府監韓運來賀正旦

壬申置京東兩路提舉巡檢捉賊各一員以沂密州淮
陽為一路登萊淄青濰州為一路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曆七年春正月丙子朔御大慶殿受朝

壬午降鹽鐵副使禮部員外郎劉湜知沂州度支副使
吏部員外郎陳洎知濠州戶部副使戶部員外郎梅摯
知海州舊制紫宸殿燕契丹使三司副使當坐東廡下

閣門吏以告而湜等謂曲燕例坐殿上今但當止殿門外爾因不即坐趨出閣門使張得一奏之上怒故絀湜等

張得一奏湜等據江氏雜志

西上閣門使荆湖南路兵馬都監

劉貽孫責授安遠行軍司馬岳州安置本路安撫使崔嶧言猺賊未平而貽孫輒託疾求尋醫也嶧因言太常博士楊畋常戰孤漿峒下人樂為用今欲殄賊非畋不可乃換東染院使湖南路鈐轄

癸未祠部郎中張堯佐為戶部副使

甲申知大宗正事允讓請自今宗室輒有面祈恩澤者
罰一月俸仍停朝謁從之

丁亥降右正言史館修撰李京為太常博士監鄂州稅
京數上書論事宰相賈昌朝不悅京嘗私以簡屬侍御
史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寔鼎臣希昌朝意以告中丞高
若訥若訥為鼎臣上京簡京坐是絀京至鄂州引令狐
峴錢徽事言臣為御史諫官首尾五年六上章四親對
自陳疾故懇求外補臣之出處粗有本末向者在臺見

入閣圖三院御史立班各異聞元日將入閣而御史王
賢何郊皆謁告歸會推直官李寔歲將滿因簡鼎臣宜
留寔補御史鼎臣亦謂議協公望不意逾兩月乃誣臣
與寔為朋黨臣初被絀聞諸橐中鼎臣所遺私書別紙
故在臣今男諱亟悉焚燬臣與寔僚友鼎臣鄉曲之舊
鼎臣為御史臣延譽推引寔有力焉待之不疑因以誠
告豈謂傾險包藏甘為鷹犬惟陛下察之未幾卒官詔
錄諱為郊社齋郎

錄李諱官在十一月乙亥今并書王賢廬陵人

詔陝西河

東經略司屬者西賊寇邊斥候不明比官軍至則縱略而去矣其緣邊蕃漢戶有能先期來告者與優賞之仍定賞格以聞 又詔河北所括馬死者限其戶二年償之

戊子尚書左丞知兗州杜衍為太子少師致仕衍年方七十正旦日上表願還印綬宰相賈昌朝素不喜遽從其請議者謂衍故宰相一上表即得謝且位三少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

辛卯御大慶殿門開太僕寺新作金輅玉輅

癸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楊偉權知諫院偉嘗曰諫官
宜論列大事細故何足論然當時譏其無補

戊戌禁河北緣邊停居北界人

己亥慶歷編敕成凡十二卷別為總例一卷視天聖敕
增五百條大辟增八流增五十有六徒減十有六杖減
三十有八笞減十有一又配隸減三大辟而下奏聽旨
者減二十有一詳定官張方平宋祁魯公亮並加勲及

賜器幣有差

辛丑命權御史中丞高若訥同判太常寺呂公綽管勾
修郊廟祭器 詔凡降敕舉提點刑獄自今非曾歷兩
任通判以上毋得差 又詔諸敘勞績者毋得升為省
府推官及轉運使提點刑獄

壬寅詔減連州民家為徭賊所害者來年夏租

癸卯徙廣南東路轉運使侍御史王絲知通州以疾自
請也

二月丙午朔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琪責授信州團練副使不簽書州事初琪對便殿上從容謂曰卿雅有心計若三司使缺宜無以易卿及使契丹道屬疾肩輿以行使還其副錢晦希執政意言琪至靴淀敵遣醫候之云無疾更飲以馬溺又在道多失言御史何郟亦言琪與樞密院有親嫌自當辭行既冒寵利又託疾廢事啟契丹疑心不可不懲琪坐是絀降

此段據王珪所作琪墓誌及何郟奏議修

八

丁未詔流內銓應納粟授官人不除司理司法參軍洎上州判官資考深無過犯方注主簿縣尉如循資入縣令錄事參軍者銓司依格注擬止令臨監物務從御史知雜事李東之所請也

會要七年二月二日事

己酉詔取益州交子三十萬於秦州募人入中糧草時議者謂蜀商多至秦方秦州乏軍儲可使入中以交子給之又詔樞密院陝西用兵時環慶鄜延兩路互相援今夏人請和恐因而弛備其嚴戒兩路常講習如故

壬子羣牧制置使王貽永言羣牧司先因詳定所減罷副使二員都監二員判官一員比來頗致闕事請自今以使副各一員都監判官各二員為定制從之

丙辰命內侍二員提舉月給軍糧時侍御史吳鼎臣言諸軍班所給糧多陳腐又斗升不給請以內侍糾察之翌日諸監倉官進呈軍糧上諭曰自今當足其數以給之時衛士皆在殿下殿前都指揮使李昭亮因相率羅拜以謝軍糧自江淮轉漕至京師又積年而後支惟上

軍所給升斗僅足中下軍率十得八九雖遣內侍提舉

徒動軍情而終不可行

此據實錄全文不知出自誰筆當考

張方平言

竊聞近日中使傳宣諸司頗為煩數其至三司日或數次臣聞王言惟作命百官承式洪範五事言曰從從作又故王者之言是謂號令令出惟行不行則權綱虧矣今夫屑屑冗微之事皆賤者之所親責在攸司各有程式發輸督促動煩宣下所司既被受其有不可奉行又須稟復或却寢罷下成廢命上為損威習以為常恬

不知怪欲乞今後除有指揮中書樞密院事特降中使
外自餘細務合下三司提舉司開封府等處者只乞傳
宣中書樞密院劄下逐處有司或敢違慢自應合行勅
責即事干急速不容留滯即乞宣付入內內侍省相度
事體緩急須即施行者具錄宣旨報下所司所冀出納
有常上下得體

方平此奏不得其時附
內侍提舉軍糧後當考

壬戌引進使果州團練使瀛州張亢領眉州防禦使為
涇原副都部署亢嘗言瀛州城小而人衆緩急無所容

若廣東南關則民居皆在城中河北安撫使夏竦前在陝西惡亢不附已特沮止其役然卒城之

丙寅遣官五嶽四瀆祈雨

庚午夏竦言博州軍人趙宗者夜寐常有蛇出入口鼻中恐以妖惑衆請度為僧令居京師毋得出外從之

壬申西上閣門副使張得一為西上閣門使知潞州始得一引曹佺例求正使名樞密使王貽永副使吳育龐籍譬以曹中宮親例不可用得一日公朝豈私親耶育

謂得一曰侍中子若孫恩澤各別踈親又差降豈非用親乎得一意小絀又引他例非親者貽永曰此邊任得一遽請邊任乃有此命既而以潞州非契丹使所經行改貝州有旨候代到赴貝又請不候代許之

此據江氏雜志云

引曹倫李瑋倫為閣使在元年七月而瑋為閣使乃在八年五月合削去瑋名

三月壬午御崇政殿錄繫囚天下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癸未詔求寬恤民力之事聽官吏驛置以聞上其副于

轉運司利害明白者轉運司而行之 毀後苑龍船初
有司請修以備幸詔特毀之

丁亥以旱罷大讌

戊子詔太常禮院權停所上去夏讀時令儀 升登州
平海兩指揮為禁軍

己丑詔御史中丞高若訥入侍經筵 左屯衛大將軍
致仕王仲寶卒錄其子平為太廟齋郎述為郊社齋郎
仍詔毋得援例

知慶州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施昌言所為不法語徹朝廷昌言疑通判陳湜言之追發湜罪坐廢辛卯亦降昌言知華州

癸巳詔曰自冬訖春旱暵未已五種弗入農失作業朕惟災變之來應不虛發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帝之怒咎自朕致民實何愆與其降災於人不若移災於朕自今避正殿減常膳中外臣僚指當世切務實封條上三事大夫其協心交儆稱予震懼之意焉上每命學士草詔

未嘗有所增損至是楊察當筆既進詔草以為未盡罪
已之意令更為此詔

乙未工部侍郎平章事賈昌朝罷為武勝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樞密副使
右諫議大夫吳育為給事中歸班昌朝與育數爭論帝
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閔雨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
公故事上表乞罷而御史中丞高若訥在經筵帝問以
旱故若訥因言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

雨不時若帝用其言即罷昌朝等尋復命育知許州

賈昌朝

朝判大名府即兼河

北安撫使據本傳

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執中加昭

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

判大名府夏竦依前官充樞密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

樞相必納節還舊官獨竦不然

景祐元年八月王曾事可考

初降制

召竦為宰相諫官御史言大臣和則政事起竦與陳執

中論議素不合不可使共事越三日遂貼麻改命焉

竦以

乙未日除宰相丁酉日改樞密使而

實錄并書之今從本紀仍書其日

知益州樞密直學

士戶部郎中文彥博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碧雲駟
可考

上因李東之建議再畋近郊南城之役衛士不及整

而歸以夜有雉殞于殿中諫者以為不祥是月乙亥詔

將復出諫者甚衆

有雉殞于殿中此據孫抗墓誌但年月差殊今參取附見

御史何

郊言古者天子具四時之田所以講威武而勤遠略不

徒事遊戲而翫細娛載之策書具有典法前日伏聞法

駕將獵近郊中外之人聽者頗惑良以去歲車駕已嘗

出畋羣臣抗言隨即停罷忽茲再舉未諭聖心伏以陞

下繼統以來動遵法度不喜弋獵不數豫遊恭儉之風足邁前古而今之舉事固必有因豈陛下以宇內有年方隅無事故於農隙以講武經欲為都邑游觀之盛乎抑有獻議者謂田獵之事具有禮文行之以時蓋舉陞典則嚮者諫止之言不足顧乎若聖意果然如是先定則非愚臣之所敢議也然其中事有切於利害者尚可得而言焉恭自真宗皇帝即位之後遂下詔書罷放五坊鷹鷄獵事不講踰四十年校獵之籍率非宿將士卒

久不便習其事官司又不素詳其儀倉卒而行必多曠闕竊聞去歲乘輿之出往返甚勞一日之間殆馳百里而又兵衛不肅警蹕不嚴從官不及侍行有司不暇供億逮於暮夜始入都門此豈非士不習其事官不詳其儀而致然歟況以騎乘而有疾馳之勞在原野而弛嚴衛之備或御者蹉跌變生銜檠愚民迷誤犯及車塵臣子之罪將何贖焉雖則仁聖之資固有神靈之衛然不可不備非常且西北二隅變故難測豈無姦偽雜於稠

人廣衆之中由是而言益可深慮傳曰千金之子坐不
垂堂矧於萬乘之尊乎賈誼曰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
孰急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強寇而搏蓄兔翫細
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伏望陛下罷省出遊無
重過舉遵烈考詔書之旨念前良警言戒之規優游養神
樂過從禽拱揖在御慮無乘危則宗廟生靈實有慶賴
臣職當言責理合開陳罔逃嚴誅貴少有補編修唐書
官王疇亦陳十事以諫是日有詔罷出獵 又詔停建

州造龍鳳茶

丙申詔羣臣無得以郊祀請加尊號

丁酉改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文彥博為叅知政事右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高若訥為樞密副使 詔天下
毋得擅毀諸祠廟其載祀典者官司以時興葺之

己亥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曾公亮三品服故事待制
入謝未始賜服至是上御迺英閣面賜之仍宣諭曰朕
即講席賜卿盖所以尊寵儒臣也公亮自修起居注當

遷知制誥賈昌朝其友壻也避嫌故使待制天章閣昌朝罷既半載乃命知制誥

庾子羣臣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詔不允其後雖得雨表三上乃從之

辛丑幸西太一宮祈雨所過神祠皆遣中使致禱

壬寅降宰臣工部侍郎陳執中為給事中叅知政事給事中宋庠為右諫議大夫工部侍郎丁度為中書舍人先是賈昌朝引漢故事乞罷相昌朝既罷執中等復申

前請於是各降官一等而輔政如故 上之幸西太一

宮也日方炎赫却盖不御及還而雨是日大決

邵博記
禱雨西

太一宮事由王素然此時
不在諫院已具三年五月

癸卯太常禮院言天子宗廟皆有常制今太廟之南門
立戟即廟正門也又有外牆櫺星門即漢時所謂墀垣
乃廟之外門也昨新建面西牆門元在通衢以止車馬
之過廟者其臣僚下馬宜勿禁從之初知宗正丞趙恭
和言今廟墀短而去民居近非所以嚴宗廟請別為複

墻以甃累之故又設面西之墻然而非制也 詔權停

貢舉

夏四月丁未謝雨于西太一宮以玉仙聖母殿為洞華觀觀即太一宮之別院也

己酉內出詔曰前京東轉運使薛紳任部吏孔宗旦尚同徐程李思道等為耳目偵取州縣細過以滋刑獄陷害人命時號四瞪前江東轉運使楊統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亟疾苛察相尚時號三虎是豈稱朕忠厚

愛人之意歟統已降知衡州而紳等故在其降紳知陝
州鼎知深州綽方居喪候服除日取旨自今皆毋得用
為監司宗旦等四人並與遠小處差遣綽益都人鼎汾
子與統三人者皆范仲淹等所選用也天章閣待制侍
講楊安國因講筵為上言三虎四瞪事故有是詔綽先
為刑部詳覆官有廖均者挾當路權勢雪罪中書連舊
例送刑部官屬無敢違者綽獨以為敕一定而例有出
入今廢敕用例非有司所敢聞也執政雖深惡之然終

不能屈選通判雄州城久壞守將慮違契丹誓書不敢修綽以為今徒修之而已實非增廣則於誓書為無害既興役契丹果來問綽報以前語仍緩其使及使返而役已畢契丹亦不敢復問杜衍富弼尤稱其材及喪除責通判萊州

楊安國言三虎四瞪本傳載之但云由是罷按察使誤也按察使前已罷矣臺記王

綽傳又云大理寺丞朱處仁上疏言為天下之害莫大乎三虎四瞪亢旱之來未必不由此仁宗覽疏大驚遂令召鼎等并綽赴闕

綽責萊州令亦不取

庚戌京東轉運使監察御史包拯為工部員外郎直集

賢院陝西轉運使拯入見既行會他路監司有對自求
改服章者上不悅因諭中書曰包拯使陝西未嘗自言
也可齎賜之行次華陰換三品服拯言臣前年夏中因
伴送北使回見河北麥熟價賤乞支借見錢及時收糴
外可以實邊備內可以寬國用雖尋蒙差監察御史劉
元瑜往彼催促緣河北錢幣有限竟不能廣有積聚以
備將來臣去秋赴任京東日竊見朝廷差仲簡宋選陳
榮古往三路便糴臣亦曾上言以逐處少得見錢恐難

集事欲望特出宸斷權於內藏庫支借見錢或絹帛百餘萬與逐路乘此之便廣謀收糴俾邊廩稍實有數年之蓄庶少寬恤民力臣位疎言賤未賜開納今蒙恩改授陝西緣西鄙用事以來關中生聚凋殘尤甚物貨踊貴且朝廷所以納元昊誠款許之自新者蓋欲稍紓民力爾今邊事雖粗寧息而屯兵防守調度寔廣錢貨積敝倉庾殆空如緩急有軍事亦未免重困生靈況財力一出民間當今之際切在安而勿擾安之道惟在不

橫賦不急役若追求不已則大本安所固哉伏望陛下
少垂聖意大緩吾民以安天下應三路用度不足且以
內帑錢帛借助以惠元元民心苟安則北敵曷足慮哉
壬子高陽關路都鈐轄入內押班楊懷敏兼管勾雄州
兵馬事 夏竦言緣邊間欲察知敵情其北界歸投人
不可悉拒之自今並令移處近裏州軍 是日御正殿
復常膳仍賜二府喜雨詩

乙卯陳執中宋庠丁度皆復所降官 契丹國母遣安

肅軍節度使蕭德潤給事中韓紹文契丹遣彰信軍留
後耶律質石諫議大夫知制誥陳詠來賀乾元節

丙辰詔在京寺觀及有神御殿處寶元中嘗減房錢今
給還如故

丁卯上封者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于上民輸
賦稅已是大半之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江西諸路州
軍體例百姓納米一石出剩一斗往往有聚斂之臣加
耗之外更要一斗且以江西一路歲百萬石為準若每

石取米一斗以一百萬石計之所收已及一十萬石若
於民間取十萬石耗米入官則下民必食貴米此只粗
引一路之弊況天下之廣賦稅之饒其弊無極臣恐諸
路轉運使尚有似此無名刻削願陛下閱其奏目或有
橫加收斂名為出剩乞賜紕貶使民知陛下之意仍乞
嚴行戒勵必然止絕上覽之曰古稱聚斂之臣過於盜
賊今如此掊斂是與朕結怨於民也亟下詔止絕之

此據

張唐英
政要

包拯之為監察御史也嘗言臣訪聞江南西

路轉運使王達行事任性不顧條制苛政暴斂全無畏
憚州縣稍不順從即時捃拾吏民無告實可嗟憫王達
先任荆湖南路轉運使日非理配率人戶錢物上供以
圖進用山下之居民苦於誅求逃入蠻峒結集兇黨致
此大患于今未息緣江西重地幅員千餘里財賦戶口
尤盛亦與蠻接連境界若久任匪人竊恐為國生事且
揚紆但以體量官吏過當尚降差遣况王達害民蠹化
衆議不容伏望聖慈特從降黜則天下幸甚又言臣近

以王達所為任性加以殘酷不可令久居表率之任乞
降差遣竊知下本路提刑司體量且提刑與轉運俱是
按察之官事相關連寧無私徇縱情狀灼著恐未能必
達朝旨兼王達先任荆湖南之日以非理配率錢物臣
僚奏劾降知池州尋該赦宥移福州未幾又自揚州授
今任雖遇需澤棄瑕錄用然刻暴之性難以悛改凡所
行事布在朝野無不具知且非曖昧臣與王達素不相
接但以物議不允須至上言伏望聖慈特出宸斷只合

依楊統例與降一小郡所貴天下酷吏稍知警懼訖不從達以五年春末將漕江西是年夏末乃移荆湖北路云達以五年三月除江西漕其徙湖北實錄闕之參考他書當在七年夏間今附見江西聚斂達實為此包拯二疏載其事頗詳今掇取附見然拯六年六月已除京東漕劾達二疏當在五年冬或六年夏此時拯出臺將踰年矣

己巳詔諫官除朝叅外非公事毋得出入請謁是日講筵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帝曰朕昔在東宮崔

遵度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此三人皆老成人至於遵度尤良師也又嘗問宋祁曰孫奭馮元有子孫在朝否祁曰奭子瑜為崇文院檢討元子諲監內衣庫帝問其材行何如祁以實對帝曰二人名儒奭尤淳正

庚午以交州進奉使祕書丞杜文蔚為屯田員外郎副使左侍禁馮昌瞻為內殿承制

壬申賜環慶路蕃官新州刺史思順慕恩趙明各一子官以其扞邊有勞也

實錄會要並云新州刺史思順供備庫副使慕恩趙明按五年八月

慕恩已自供備庫副使遷洛苑使趙明自內殿承制為東染院副使不應此時二人却同為供備庫副使今削其官但著姓名又所謂新州刺史思順初不知謂誰當考嘉祐七年四月復書新州刺史右屯衛將軍思順為右驍衛將軍

五月乙亥朔置桂陽監華陰寨以禁軍五百人守之

丙子東頭供奉官李瑋為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選尚福

康公主也瑋用和次子上追念章懿太后不已顧無以

厚其家乃使長女降焉

嘉祐六年六月乃出降

知諫院王贇言

臣僚章疏內有事合更張者送兩制及臺諫官等同議

動經半年餘未見結絕緣官負數多遷移不定其間若
事或分寸有益即遲一日有一日之損盖素無條約而
務在因循欲乞今後應批狀下兩制及臺諫等官同定
者乞限五日內聚議半月內連書奏上如議論不同才
識特異稽合禮法自有建明即許別狀以聞從之仍詔
已送下詳定文字亦依此日限詳定聞奏

戊寅詔同提點刑獄武臣自今非歷知州軍而無過者
無得差

己卯贈西頭供奉閣門祇候張化基為密州觀察使化基美人之兄特卹之

辛巳追封衛國長公主為魯國長公主賜諡昭懷

壬午以武昌節度使知永興軍程琳為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兼鄜延路經略使仍為陝西安撫使徙知鄆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富弼為京東路安撫使知青州知揚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琦為京西路安撫使知鄆州知青州翰林學士戶部郎中葉清臣兼龍圖閣直學

士為永興軍路都部署兼本路安撫使知永興軍始清
臣辭邠州不赴得知澶州不三月改青州於是又徙永
興軍上初欲進清臣官為諫議大夫宰相陳執中曰故
事兩制自中行郎中遷左右司郎中今遷諫議大夫太
優乞且令兼龍圖閣學士上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
者當有錫賚執中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恨
過闕請對於上前數執中之短且力辭閣學士不拜上
錫賚之亦不受然上過執中如故清臣卒赴永興

乙酉引進副使知保州王中庸為西上閤門使中庸提
舉修築河北五州軍堤道成特遷之

丁亥廣南東西路轉運使傅惟幾高易簡等言徭賊唐
和令其子執要領詣官自言願貸糧米居所保峒中請
敕荆湖南路鈐轄楊畋趣赴連韶州山下共告諭之使
以兵械輸官質其親屬仍請補為峒主先給告下轉運
司皆從其請

己丑補唐和盤知諒房承映承泰文運等並為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峒主知
諒等和黨也畋曰賊剽攻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
使飽資糧據峒穴其勢必不久復亂欲招賊出峒而賦
以田與轉運使異議不聽明年賊果復出陽山畋即領
衆趨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乃潰

廣東轉運使傅惟幾
廣西轉運使高易簡

也不知何人與畋異議當考
傅惟幾招降何郟奏議可考

水洛城都監內殿崇班

閤門祇候劉滄卒其弟淵將護喪東歸居人遮道號泣
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時祀之經略司言熟戶蕃官

努下堅布等願得滬子弟主其城乃復命滬弟淳為水洛城都監

己亥命翰林學士楊察除放天下欠負臣僚上言嘉勒斯賚子轄戩別作一城住坐欲絕往來進奉之路恐與元昊相通亦慮夏國有結親之好乞齋詔敕存撫知秦州梁適亦言嘉勒斯賚父子欲依例只作經略司意度差人量齋信物以存撫為名因便令體探事宜及招買鞍馬從之

辛丑詔西北二邊有大事自今令中書樞密院召兩制
以上同議之

六月乙巳詔畜猛獸而害人者以違制論

辛亥命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張方平為南京鴻慶宮奉
安三聖御容禮儀使入內都知王守忠都大管勾儀衛
乙卯太常禮院言按禮祀昊天上帝日月星辰並用藁
秸五帝用甕至唐始加褥今南郊配位各設席加褥而
無藁秸與甕又禮以茅縮酒今但供零陵香灌其上殊

無所稽宜更制藁結莞席為藉而縮酒用茅從之

辛酉詔天下知縣縣令非鞫獄無得差出外

八年八月
壬戌可考

壬戌置北京留守司御史臺詔臣僚移任求朝見者

留京師毋得過十日

此必為葉清臣故也
然史不詳其事當考

丁卯詔審官院並梓利三路並選歷官無私罪人為知

州

庚午命叅知政事丁度提舉編修唐書先是夏竦讒

言石介實不死富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朝廷疑之弼

時知鄆州亟罷京西路安撫使既而北邊安堵如故疎
讒不效弼自鄆州徙青州仍領京東路安撫使疎在樞
府又讒介說敵弗從更為弼往登萊結金坑兇惡數萬
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中使持詔
至奉符提點刑獄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則
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辦也必須衆乃濟若人人召
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如此亦可應詔矣中使
曰善及還奏上意果釋介妻子初羈管他州事既辨明

乃得還侍御史知雜事張昇及御史何郊嘗極論其事
郊奏疏曰伏聞朝廷近降指揮為疑石介遍根問舊來
曾涉往還臣僚以審存沒中外傳聞頗甚駭異緣石介
平生頗篤學問所病者道未周而好為人師致後生從
學者多流蕩狂妄之士又在太學日不量職分專以時
事為任此數端是可深責其於他事計亦不為況介前
年物故衆已明知萬一使介尚存一眇小丈夫亦何所
圖臣聞此事造端全是夏竦始初陰令人摹擬石介書

迹作與前來兩府臣僚簡尺妄言事端欲傳播入內上
惑聰明夏竦豈不知石介已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
在石介盖以范仲淹富弼在兩府日夏竦曾有樞密使
之命當時亦以羣議不容卽行罷退疑仲淹等同力排
擯以石介曾被仲淹等薦引故欲深成石介之惡以汚
忠義之臣皆疇昔之憾未嘗獲逞昨以方居要位乃假
朝廷之勢有所報爾其於損國家事體則皆不顧焉伏
望聖慈照夏竦之深心素來險詐亮仲淹弼之大節終

是忠純特排姦謀以示恩遇其石介存沒亦乞更不根
問庶存大體自夏竦力行此事中外物議皆知不可然
而未嘗有敢言者蓋慮時論指為朋比爾臣若更不陳
始末明辨即是深負言責伏惟聖明矜其愚而圖之則
天下幸甚

再體量石介存沒實錄不書今據富弼詳說
謗劄子及何郯奏議附七年夏末呂居簡不

發棺據魏泰東軒錄居簡傳乃無之張昇
辨明介寔見本傳郊傳獨不載此當考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一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曆七年秋七月丙子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己卯詔御史臺自今定奪公事如有請求行用許人陳
告賞錢二百千從中丞魚周詢所請也

辛巳詔兩制及太常禮院議增真宗諡

壬午戶部副使祠部郎中張堯佐為天章閣待制河東

都轉運使

堯佐此除獨無言者當考

癸未奉安太祖太宗真宗御容于南京鴻慶宮

甲申德音降南京畿內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減夏稅之半除災傷倚閣稅及欠官物非侵盜者賜在京諸軍將校特支錢

壬辰降知廣州右諫議大夫魏瓘知鄂州臨江軍判官史沆性險詖嘗為瓘所劾免會廣州封送貢餘椰子煎

等餉京師而沆輒邀留之飛奏指以為珍貨詔遣內侍發驗無有沆坐不實廢瓘亦左降御史何郊因言天下州郡每歲有例以貢奉所餘菓實等物送遺臣僚之處舊雖著條約不許緣諸處相承久例未全止絕近知廣州魏瓘坐此降絀竊恐四方聞知其間有險薄狡獪之人望風相效用是興起詞訟中傷有位臣欲乞下有司申明舊制斷自今後諸處更不得以貢餘為名將果實等物送遺臣僚其未經申明前州郡有曾送遺處即更

不許人告訐如此則上可以存朝廷之體下可以安臣庶之心從之

詔從鄭言其日辛酉併書

甲午詔將來南郊遷章懿皇太后神主于后廟或親詣奉慈廟行饗禮兩制及太常禮院詳定以聞於是翰林學士張方平等言章懿肇祀別宮允為稱禮與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義盖有殊禮難同祔請仍舊南郊薦饗一如后廟詔饗奉慈朕今且親行後當遣宰相攝事南郊禮儀使楊察言準景祐二年勅裡祀天地自今以太

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慶歷四年南郊已奉太祖太宗配今合以太祖真宗配詔恭依

丁酉奉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于奉先資福禪院慶基殿上親行酌獻之禮以重修殿成也

辛丑新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刑部郎中直龍圖閣王居白為天章閣待制知廣州初命司農少卿辛若渝代魏瓘加若渝右諫議大夫御史何郯等言若渝雖號清謹然年已七十才力非長不宜使知廣州遂改命

居白亦不拜若渝右諫議大夫制置發運判官主客員外郎許元遷制置發運副使仍詔且未除正使

八月癸卯朔遣官祈晴

甲辰鹽鐵副使主客郎中袁抗為司勳郎中知宣州御史言其年老不任事也

丁未賜汝州龍興縣處士孔旼粟帛旼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縣之龍山洩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周不足者未嘗計有

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已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
皆愛慕之見收于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卧
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
故有是賜又給復其家盜嘗入收家發其廩粟收避之
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掠奪其貲收追盜與語責
之以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猛獸或
謂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收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
惟玩易老諸書它書亦不復讀為太元圖張壁上外列

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以異也

戊申知諫院王贄言自今臣僚上殿如親聞德音事干教化及禮樂刑政之類為世典法者並仰備錄關修起居注官從之

甲寅詔自今使契丹毋得用二府臣僚親戚其文臣擇有出身才望學問人武臣須達時務更職任者充其引伴西人亦選差使臣從御史何郟之言也

丙辰詔加真宗謚曰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
聖元孝從翰林學士張方平等議也 刑部員外郎知

諫院吳鼎臣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崇儀副使柴貽慶副
之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判度支勾院韓
綜為契丹生辰使供備庫副使柳涉副之戶部判官刑
部郎中崔嶧為契丹國母正旦使內殿崇班閤門祇候
侍其演副之鹽鐵判官司勳員外郎劉立之為契丹正
旦使內殿崇班李中祐副之尋命內殿承制閤門祇候

夏侁代柴貽慶

立之式子中祐先則子

降廣西鈐轄元贊為邕

州本城馬步軍都指揮使永不敘用轉運司言贊在連州縱所部卒屠耕牛市之及宋守信等入山討猺賊而贊逗遛不至也

戊午改文明殿學士為紫宸殿學士文明殿禁中已無之學士自程羽李昉後亦不以除授而文明二字又出真宗諡故改之用叅知政事宋庠議也初置天章閣直學士位在龍圖閣直學士之下

實錄於此月乙丑書析河北大名真定府

定州高陽關為四路每路各置都部署一員鈐轄二員都監四員如無事只以河北安撫使總制諸路或有警即於大名置四路行營都部署擇嘗任兩府者為之按八年四月辛卯初置河北四路安撫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領之此時未也蓋疎寔建此議十年三月疎入為樞密使賈昌朝代疎判大名是年八月始下疎議令昌朝詳度昌朝請如疎議詔遂行之實在八年四月實錄誤以始下疎議為即施行於七年八月先書此與八年四月互見今從本志並載八年四月削實錄七年八月所書會要亦同實錄蓋實錄因會要致誤也

丙寅召近臣崇政殿觀御書真宗加諡版位帝親跪設再拜涕泣又觀新作郊廟祭器以景表尺較其制度之未合者悉令改造之 太常禮院請皇帝獻天帝配帝

坐以匏爵亞獻以木爵親祠太廟酌以玉斚亞獻以金
斚郊廟飲福皇帝皆以玉斚詔飲福唯用金斚亞終獻

酌銀斚

此事附見

丁卯以加上真宗尊諡命翰林學士錢明逸奏告永定
陵詔以保州緣邊巡檢司隸定州路雄霸等州界河
司隸高陽關路其兩司守捍之計委逐路主將處置仍
分屯兵馬控禦賊盜無令侵軼

九月

按此條不標日當有脫誤

徐州觀察使知磁州楊景宗為建寧

軍留後知潞州特給節度使俸

癸酉河北安撫使賈昌朝言保州巡邊司事自今令與知州同議毋得專行從之

甲戌降引進使眉州防禦使知渭州張亢領果州團練使知磁州時三司給郊賞州庫物良而估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軍人轉運使奏亢擅減三司所估樞密使夏竦挾故怨因絀亢御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復降為右領軍衛大將軍知壽州

亢再

降乃十月乙

卯今併書

三司送特支下慶州物惡而估高軍中

語籍籍優人因戲及之知州孫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
妄言動衆命驅出將斬之以徇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
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
即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帖
然無敢譁者

此事不得其時今附見張亢得罪之後沔以是年三月自河東都漕改帥慶州此時

必在慶州慶歷四年五月沔自慶州移渭州尋復故五年八月乃移陝州王珪墓銘以給特支事在前知慶州日當更

詳考

丁丑判刑部金部員外郎崇文館檢討孫瑜太常博士
祕閣校理晁仲衍並衝替都官員外郎高賦特罰銅三
十斤初賦為定州監當嘗以二月十九日同州官令軍
士作砌臺之戲既坐罪十餘年始求雪於刑部瑜等因
為奏辨之上以其日乃真宗大忌怒而特責之

仲衍宗
懸子賦

中山
人

戊寅罷秋讌以郊禮期近也

己卯主客郎中王儀提點河北路刑獄御史何郊言王

儀頃歲已曾為河北提刑時都轉運使張昱之乞減削保州巡檢下諸軍請給朝廷指揮下提刑司相度王儀並不明陳利害務與昱之扶同致啟保州之亂朝廷行罰與昱之等一例降官知小州今昱之等未離貶所儀獨復職司於賞罰恐未為均况儀之所坐與臣僚常犯不同若復進用無以戒生事啟亂之人魚儀近來妄託神靈乞於河北開致方田其事蠹弊於民最切朝廷不知其詭妄即與施行徒紛然煩擾事卒不成河北郡縣

官僚有愛惜民力皆不為行今既充本路職司必是挾持前事用為嫌隙務欲中傷官屬或倚恃權勢却行方田之事以遂前非則河朔一方從此騷動不安矣伏乞特降聖旨追罷前命却與一小處知州差遣所冀退詐妄之人不使為一方之患後七日改命祠部員外郎田京提點河北刑獄儀徙它官

庚辰降新提點利州路刑獄太常博士張肅知岳州肅坐前為廣東轉運使於所部過市物也

洛苑使嘉州團練使趙從約上太宗御製及書其祖普碑丙午加從約眉州防禦使

癸巳以北宅為廣親宅先是帝以秦王子孫衆多而所居狹隘乃命修王欽若故第增益之徐國公承簡言于上曰陛下敦愛宗室無踈近之間既建睦親宅亦願得美名以榜秦王第遂賜今名

丁酉詔刪定一州一縣敕

戊戌遣官謝晴

庚子徙保安軍權場於順寧寨保安舊有權場自元昊叛命再請和數使使來乞增置之朝廷為置權場于保安鎮戎軍至是又言驅馬羊至無放牧之地亦聽保安場徙他處然蕃商卒不至

冬十月壬寅朔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張揆為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揆上所著太元集解召見延和殿令揆著得斷首且言斷首準易之夬卦蓋陽剛以決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也帝悅故有是命

揆
揆
兄

戊申西蕃默戩覺遣使來貢方物

太子太傅致仕李廸既歸濮州其子東之為侍御史知雜事奉廸來京師帝數遣使勞問欲召見以羸疾辭廸卒贈司空侍中諡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廸所葬鄆城之鄧鄉曰遺直鄉

庚戌三司言準詔今後每有傳宣及內降指揮須候面奏訖方得施行緣有係急速合即時應副者慮面奏不及亦有體例分明者今相度除係入納錢物并生事須候

面奏施行外其餘體例分明及急速事乞依舊實封覆奏從之

戊午詔判大名府賈昌朝判邠州程琳知秦州梁適知永興軍葉清臣知渭州田況各舉京朝官一人換右職甲子幸廣親宅謁太祖太宗神御殿宴宗室賜器幣有差

乙丑孟州許州地震

丙寅召輔臣觀太廟七室題榜於御藥院

十一月辛未朔判大名府賈昌朝河北轉運使皇甫泌等乞募人於澶貝德博滄大名通利永靜八州軍進納修河物料等第與恩澤從之詔開封府河北京東京西轉運司通行告諭

丙子詔河北諸路鈐轄都監每遇秋冬分往逐州軍提舉教問

己卯追復故崇信節度使錢惟演為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

壬午湖南猺賊平

甲申降兵部員外郎張鑄通判太平州鑄前為京東轉運使有告孔直溫謀反者鑄疑其妄置不問直溫既被

誅御史何郊言鑄不可赦故有是命

呂居簡事在五
年十一月可考

丙戌詔非汭邊州軍毋得以公使錢回易

乙未加上真宗諡

丙申朝饗景靈宮

丁酉饗太廟奉慈廟

戊戌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是日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本涿州人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訣別刺福字於其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福字隱起爭信事之而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黨人潘方淨懷刃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不待期亟叛時

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
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田斌以從
卒巷關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
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
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
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湊皆
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
建國曰安陽榜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廐庫皆立名號改

年曰得聖以十二月為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義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絕城下者日衆於是令守者伍伍為保一人絕餘悉斬初變起倉卒衆莫知所為元亨自天慶觀促馬馳還坐廳事賊黨十餘人環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庫鑰元亨據案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爾鑰不可得也賊

將郝用繼來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
鑰乎元亨厲聲張目罵賊用遂殺之賊爭搗鑰去及城
破獲用斬以祭元亨元亨東鹿人也 賈昌朝遣大名
府鈐轄內殿承制郝質將兵趨貝州

十二月辛丑朔昌朝以貝州反書聞內出劄子下中書
樞密院亟擇將領往撲滅之仍令澶州孟州定州真定
府豫設守備毋至奔逸其契丹賀正旦使當由它道至
京師

壬寅遣宮苑使象州團練使入內押班麥允言西京作
坊使資州團練使王凱往貝州捕殺軍賊仍詔賈昌朝
發精兵衛之

高陽關都部署馬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王信聞貝州
亂亟領本路兵傳城下甲辰即以信為貝州城下招捉
都部署

丙午河北轉運司言貝州軍民降者六百餘人詔王信
等軍營在關城內而與為亂者家屬並羈管之非為亂

者常加曉諭勿令憂疑 是夜有星大如缶墜賊城中
丁未詔諸道兵馬已會貝州城下令王信麥允言王凱
郝質速行政討其轉運使提點刑獄官毋得與攻取事
戊申加恩百官樞密使王貽永封遂國公夏竦英國公
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章得象邠國公保靜節度使同
平章事王德用祁國公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
王旦為相過萬戶而謙抑不封是歲南郊中外將相唯
竦滿萬戶中書請封英國因詔節度使帶平章事未滿

萬戶皆得封於是貽永得象德用皆封國公其後遂以封邑合萬戶者徹國

庚戌權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

壬子詔訪聞貝州來投軍民多致殺戮以邀功賞其令賈昌朝王信等嚴切約束違者以軍法從事

癸丑詔貝州有能緹索引官軍致得城者與諸衛上將軍賞錢二千貫知鄆州韓琦徙成德軍

甲寅知滄州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高繼隆為東上閤
門使知貝州 詔陳留雍邱襄邑尉氏咸平陽武等六
縣兵馬都監自今令開封府及府界提點司更舉閤門
祇候曾經外任者為之 遣內侍何誠用齋敕榜招安
貝州軍賊御史中丞高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處今釋
貝州不討後且啟亂階為敵國笑不聽

丁巳賜貝州城下軍士特支錢

乙丑契丹國母遣安福軍留後耶律壽西上閤門使鄭

全節契丹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耶律防右諫議大夫知制誥韓迥來賀正旦

丙午詔自今策試武舉人毋得問陰符諸禁書 知諫

院王贇言諫官例不與臣僚過從今請除二府不聽謁外其兩制官並許往還從之

無其日今附月末會要十二月事

景祐

南郊禮儀使言天聖五年敕禮儀院奏宰臣叅知政事攝事宗廟如有服制即奏改差別官多致妨闕禮院檢討按律稱如有總麻以上喪遣充職事者笞五十陪從

者答三十皆唐初所定貞元六年吏部起請凡有慘服
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同官未葬
雖公除依前禁之奉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
之祭後王涇著郊祀錄稱一時之事非舊典也又別無
詔勅改更是以歷代施行至大中祥符中詳定所乞依
郊祀錄總麻以上喪不預宗廟之祭當時詔可自後有
總麻以上服者雖是公除不差預祭宗廟叅詳唐吏部
起請證據甚明王涇所說別無典故乞準貞元詔書預

備祠官是歲禮官邵必言古之臣子未有居父母喪而輒與國家大祭今制但不許入宗廟至於南郊壇景靈宮皆許行事唐金吾將軍沈房有弟喪公除衣慽服入內閣門上問宰相董晉對曰準式朝官有周以下喪者禁慽服朝會則當時周以下喪雖已公除尚有慽服至是乃禁故前吏部所請慽服既葬公除者謂周以下也前後相承誤以為三年喪得吉服從祭失之甚也又據律文諸廟享有總麻以上喪不許執事祭天地社稷不

禁此唐之定律者不詳經典意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
唯天地社稷為越紼以行事注不敗以卑廢尊也是指
言王者不敢以私親之喪廢天地社稷之祭非謂臣下
有父母喪而得從天地社稷也兼律文所不禁者亦止
謂總麻以上周以下喪故也南郊太廟為吉祭奉承之
意無容異禮今居父母喪不得入太廟至於南郊則愈
為重朝廷每因大禮侍祠之官普有霑齎使居喪之人
得預祠事是不欲慶澤之行有所不被奈何以小惠而

傷大禮近歲兩制以上並許終喪唯於武臣尚仍舊制是亦取古之墨衰從事金革無避之義也然於郊社吉禮則為不可下禮院言郊祀大禮國之重事有司聯職僅取濟集若居喪被起之官咸不與事則或有妨闕但不以慘麤之容接於祭次則亦可行請依太常新禮宗室及文武官有遭喪被起及卒哭赴朝祭者遇大朝會聽不入若緣郊祀大禮唯不入宗廟其郊祀壇景靈宮得權從吉服陪位或差攝陪位詔可 三司使張方平

言自慶歷二年六月至七年六月通計五年方平疏稱未滿五年則此疏必在六月以前上矣今附見年末

勦會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置禁軍八百六十餘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通人員長行用中等例每人約料錢五百月糧兩石五斗春冬衣紬絹六匹綿一十二兩隨衣錢三千計每年共支料錢二百四十萬緡糧一千二百萬石準例六折米計七百二十萬石紬絹二百四十萬匹綿四百八十萬兩隨衣錢一百二十萬緡每次南郊賞給六百萬緡內馬軍一百二十餘指揮若馬數

全足計六萬有餘匹每年支草一千五百一十二萬束料一百五十一萬二千石其係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衛清邊蕃落等指揮并本道土兵連營仰給約二十餘萬人比屯駐戍兵當四十萬人本道財賦支贍不足募商人入中糧草度支給還錢帛加擡則例價率三倍茶鹽礬緣此法賤貨利流散弊悉歸官又自慶歷三年以後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内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廣以此三司經用不贍慶歷二年六月聖恩特賜內藏銀一百

萬兩絹二百萬匹仍盡放免日前所貸內庫錢帛慶歷二年八月又蒙恩賜內藏所貯銀絹三百萬匹兩為錢一千二百萬緡慶歷五年又賜江南所鑄到大銅錢十一萬當小錢一百一十萬緡及今未滿五年相添費用已盡乃是每年常將內藏銀絹近三百萬緡供助三司經費仍復調發諸路錢物應副方始得足即日外州府庫搜剋亡餘不知內藏蓄積幾何可供今後支撥天下山澤之利茶鹽酒稅諸色課入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

有增剩可謂無遺利也若據國家天下之廣歲入之數自古無此之多者然有司調度交見匱乏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以為出所致爾方今急務莫先貨食貨食不足何以為國昔唐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禁軍乏餉畿甸百姓至接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貢奉之至王室可為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禁兵之籍不啻百萬人坐而衣食無有解期七八年間天下已困而中外恬然不知云救請舉一事

而言則他可以類知也景祐中天下預買紬絹一百九十萬匹去年至買三百萬匹諸路轉運司率多訴者有司末如之何議者徒知茶鹽諸課利之法敝而不知敝之所由臣詳求其故法實不敝勢使然爾置兵有策則邊費可省邊費省則兼并之民不能觀時緩急以侵利權然後有司得制其輕重矣臣以不才謬當大計職憂所切心如焚灼權諸利害至於根本則關配動靜臂指伸縮乃繫二府非有司所預謹具大略乞下中書樞密

院審加圖議裁於聖斷變而通之允底蒸民之生茲為
適治之路又言臣昨曾約計天下財利出入之籍知天
下之所以困本於兵因勘會自寶元慶歷後內外增置
禁軍歲給錢帛糧賜等數進呈乞朝廷圖議其事有以
弛張之伏以太祖皇帝取荆潭收蜀廣南江南備晉寇
禦西戎北敵計所畜兵不及十五萬太宗皇帝平太原
備遼賊禦北敵料簡軍旅增修戎備志在收斂燕薊然
畜兵亦不過四十萬先皇咸平中備遼賊禦北敵蒐募

戰士至五十餘萬人及契丹請和祥符以後稍稍淘汰
弛馬牧地給耕民邊將占兵自固者輒罷之至于寶元
幾四十年可謂久安矣向因夏戎阻命始籍民兵俄命
刺之以補軍籍遂於陝西河北京東西增置保捷武衛
宣毅等軍既而又置宣毅於江淮荆湖福建等路凡內
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百萬鄉
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剩員等不列于數連營之
士日增南畝之民日減邇來七年之間民力大困天下

耕夫織婦莫能給其衣食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倉庫空虛而此冗兵狃於姑息浸驕以熾漸成厲階然且上下恬然不圖云救惟恐招置之不多也且太祖訓兵十萬人以定天下今以百萬人為少此無它爾各苟及身之安莫為經久之慮也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經久者陛下國家之計今負販之家猶汲汲於擔石之備安有慮不經久而可以保天下者哉比歲以來三路入中糧草度支給還價錢常至一千萬貫上下邊費如此

何以枝梧臣較今大計加之百萬不為益減之百萬不為損而比來鬻官六千緡者與簿尉萬緡則殿直諸監筦場務官準課程以立賞格收贏至二三千緡即以次遷陟不知賣官遷官幾何員數可供三路一歲糧草之費是謂聚畎澮之微供尾閭之泄也淺陋之人更言遺利以裨經用末矣蓋財計盈虛時事安危繫諸兵而已矣景祐以前兵五十萬三司財用無餘及今而加一倍則何以得足臣今約度今年在京支計前已進呈只是

準擬常程用度圓融變轉僅以有備過此以往若更因之以橫費加之以饑饉雖有智者亦恐難以善其後矣況臣之愚敢期克濟惟社稷之福祖宗之靈陛下至仁盛德有以感格天地降之以善祥報之以有年則兆民之所賴也若觀諸人事臣愚竊甚寒心伏望令中書樞密院檢會臣前奏審加計議裁於聖斷早為之所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溺緩則益不及矣